厚齋文集

月齋文集卷二

平定張穆

論附書後一篇

楚論

楚大國也先敗於吳後亾於秦其故可知也伍員之言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楚於是始病白起之言曰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

故起得引軍深入多倍城邑發糧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鬥志是以能有功也嗚乎觀二人之言夫豈特楚哉項羽不任屬良將東西奔命卒力敝於漢唐元宗席全盛之勢怠荒武事一旦河朔犯順朞月之間潼關不守金人敗盟舉朝震動暮夜渡河亂無行列一卒莫之守也俺荅入寇勤王之師徧列郊扃閫部指揮任其飽掠莫敢扼其歸也隋用高熲之策以平陳周用王朴之計以翦唐故國家之敗由於莫適任患莫適任患由於謟諛用事苟有良臣則孫權傾國不能取合肥羊祜乘釁不能取江陵苟無良臣則陰

平吞之鄧艾大峴棄之劉裕詩曰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夸毗體柔也體柔之人其不肎為國任患也久矣君子是以太息於襄瓦上官之徒而伍員白起之謀百世下之人主讀之其可寒心而愼思保邦之術哉

海疆善後宜重守令論

漢宣帝有言曰與我共治天下者其唯良吏二千石乎爰躬自引問璽書獎勞有功賜金封爵遇公卿缺輒得超任光武初卽大位未遑他務先封前密令卓茂為太傅襃德侯明章承之每下詔書多嘉循吏故西京之盛盛於元康神爵之間東京之盛推建武永平焉明宣宗命大臣各舉

所知出典劇郡各賜勅書得便宜從事是以得況鍾莫守
愚諸人明之治亦未有如宣德者也由是觀之守令者國
家之根本而培養元氣者也守令賢故民附民附則知親
上守令賢故民肅民肅則知畏上民親且畏則法立而令
易行賦稅不期足而自充奇衺不期絕而自遠於是乎民
和而天降之福則風雨時草木茂年豐人樂而嘉祥應何
則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而守令者中握之機樞也人
雖感患大病胃氣不傷則必愈天下雖有大變民心不散
則不危一方守令賢則一方安天下守令賢而天下安矣
今　國家重熙累洽垂二百年喚吉利一海外禽獸國耳

狂噬三年而海寓爲之驛騷帑藏爲之耗竭今縱能如當事者所云可以帖耳受撫而虎狼在戶反復莫必師屢挫辱旣無得氣之兵民困徵輸並無可籌之餉萬一他日卒然有變可不爲深懼乎今之計國是者徒纖悉於微苾之利粉飾乎訓練之名不知民財已竭豈能供上之求廩給不充豈有可練之卒至於徵無可徵餉無可餉而一切苟且之政將行唐代宗德宗金宣宗明神宗之弊不深可懼乎方今良法美意事事有名無實譬之於人五官猶是手足猶是而關竅不靈運動皆滯是以當極盛之時而不及四期已敗壞至此嗚呼豈非庸臣尸素當職謬享太平之

禍至於紀綱暗紊萬事暗隳所貽之隱憂乎今欲求韓白之才何能倉卒遇也即有桑孔之智豈能旦夕奏效也所恃者自

列聖以至

今上皇帝愛民如子之仁元氣深厚耳夫重士必食士之報愛民必食民之報自漢以來民之安居樂業蕃衍休養未有盛於我　朝者也是以粵東屢遭逆夷之毒而忠愛不衰義檄義旗相繼而起閩省厦門逆夷提民驅逐遁不敢居即江蘇素稱孱弱而沿海沿江之民亦間有殺賊自效者此員

祖宗積累之厚皇天眷佑之深所當乘其機而利用之也然則欲治今日之天下則莫若固未散之人心欲固未散之民心則其要歸於擇守令而海疆之善後卒亦無以易此焉何也今之所患者漢奸而漢奸皆內地之民也守令賢則必善行保甲民愛守令如父母則糾察易而密奸民何所容乎其善一矣今之所患者雅片守令賢則民聽其訓誨父戒子兄勉弟以其遠於鴆毒而吸食之徒且不容於家庭不齒於鄉里不待嚴刑峻法而習惡可消其善二矣今之所患者無兵守令賢則各鄉皆可團結一旦有事荷耰鋤者皆兵

也不勝調發萬萬哉其善三矣民皆爲兵何憂於餉其善四矣熟其地利悉其險易則街衢之間阡陌之地皆可掘溝爲險設伏無形其善五矣撫其傑黠使爲商賈犂其心潰其腹其善六矣教化既行則民效醇儉而外洋淫巧之物將日漸不行省民間金錢之耗而風俗日美其善七矣商漁奸販必有魁傑爲之首守令賢則能知其蹤迹處爲招致使爲我用大則將才小則精卒也如是而綠營鈍弱之兵可以汰其善八矣化奸爲良鹽稅日益可以裕國其善九矣潛驅黙率使民由之而不知干城腹心壯於無形內地不擾逆夷不疑其善十矣此與練兵勇修礮臺空談

守禦卒爲夷人所禁而不得施者功相萬也愚故曰泊今之天下莫要於擇守令而海疆之尊後尤莫要於此也難者曰沿海七省綿亙幾七千里安能盡得賢守令而任之應之曰天生人才惟生大才不數今欲　朝廷求賢而曰必如管樂蕭韓岳飛王守仁諸人誠知其難也若守令則凡實心爲國爲民者卽是良吏以天下之大而不能擇數十人乎特患不求之耳曰求之而督撫不以實應柰何曰今督撫保舉十九皆趨走便習之人海疆則趨走便習者之畏途也非忠心愛國之人決不願往非胸有把握而洞曉事體之人決亦不敢往其願往敢往者則必漢章所稱

悃愊無華之吏矣夫悃愊無華之吏今之督撫所遺也而海疆之令下則趨走便習之人必共舉平日督撫所遺者以爲已脫避之地矣而悃愊無華者有忠君愛國之心又能通曉事體亦無不樂於膺薦以思一展布愚故曰選守令於他地則保者或不公選守令於海疆則保者必多實又況內外臣工各有耳目又何必專恃督撫哉雖然愚猶願

國家寬其處分授之便宜俾之眞能展布而勿掣其肘也一不如條例焉而有罰一事擅焉而有罰督撫藩臬一婦四姑重重令壓時恐得罪又況繁簡不均動輒更調民情未習瓜代已聞雖有苦心終無表見則漢明二宣賜

書勅久任超擢之意其亦當取法乎嗚呼由海疆善後而慎擇守令由海疆守令而推之天下 朝廷復以誠意體之上下交欣歡若一體百廢並修百利並舉則是 國家何憂乎無財何憂乎無將奚恥而不恤奚敵而不服乎哉

弗夷貿易章程書後

弗蘭西五口貿易章程內有大可慮之事三而最甚者爲沿海立禮拜寺公然行其所謂天主教者案天主教自明萬厤間利瑪竇入中國久欲以此惑衆明政雖不綱而其時士知節義講壇林立一二夷人之口豈能奪數百年惇詩說禮之心我 朝定鼎政教修明但資其天算小術彼

亦以一藝自安故邪說久不行今乃明與要約聽弗夷習

教授徒誑惑愚民何也或謂天主教與白蓮教等白蓮教

蔓延北方其極熾不過如林清混現止矣何能爲是大不

然白蓮教殆古五斗米喫菜事魔之類爲之首者即至愚

無教之民州縣官但出一示禁之輒伏不敢動無高官顯

秩之人爲之包庇其黨雖衆而勢則孤也今揆弗夷情勢

儼然與中國並大方且要索挾持不畏我

皇上何況羣有司哉沿海之民有入其教者倚敵國爲逋

逃主眞隱自雄誰敢過問且白蓮教率斂財入己故愚民

之稍不愚者即不爲所惑而天主教則捐斥金錢轉予習

教之人民即不愚恐一時飢寒念切且謂不妨偶一習之也既已習之能不爲所用乎又況犬羊之性荒忽無常萬一敗盟兆釁凡兵船所泊之處下一令曰習天主教者不殺當此之時試問從者衆乎不從者衆乎僅愚民從之邪將不愚者亦從之邪民從之不可問也兵從之更不可問挾兵威以鼓其邪說假邪說以償其大欲土崩瓦解旋至立效恐自古謀人國下人城者無此速且易矣然此必至之勢也前者逆英破鎮江有儼然儒巾而上書夷酋甘心作賊者有爭具牒狀乞爲賊充里長者人心敝壞至今日已極我官民久已畏夷如虎何況加以天主教之扇誘乎

故曰最為可慮也明史稱佛郎機强與呂宋互市久之見其國弱可取奉厚賄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詐許之其人乃裂牛皮聯屬至數千丈圍呂宋地乞如約王大駭然業已許諾無可柰何其人既得地即營室築城列火器設守禦具已竟乘無備襲殺其王據其國仍名呂宋實佛郎機也今章程內載五口地方凡弗蘭西人房屋間數地段寬廣不必議立限制俾弗蘭西人相宜獲利與明史所稱乞地如約事放彿相似假如狙其故智肆行吞占恐立制之初華夷已不能相安章程未載別國所定章程不在弗蘭西條款內者弗蘭西不能限以遵守惟中國

將來如有

特恩曠典優免保佑別國得之弗蘭西亦與焉是其抗稅

搆禍冀獲漁人之利之志已隱躍言外譸張狡展難以逆

料凡此皆事之至可慮者甲辰十一月初九日私記

紀事

俄羅斯事補輯

黟俞君正燮著俄羅斯事輯顛末僂詳濊暹讀而嘉之既

得文清公松筠綏服紀略圖詩注載西北兩邊情形頗悉

其述俄羅斯事有足補俞君之闕者因條列而文綴之箸

於篇葢文清駐劄庫倫經紀通市事閱八年聞見既真紀

錄自備矣題曰補輯凡俞君所已詳者不復徵也道光十
九年正月江陰學使署書

俄羅斯地瀕北海於古無述蓋有內外旗蒙古限之無由
與中國通內旗者科爾沁等四十九旗札薩克王公是也
外旗者喀爾喀七旗札薩克王公是也外旗居內旗之外
俄羅斯又居外旗之外其地東西北三面距海東西廣南
北狹自東而西黑龍江庫倫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四屬八
十二卡倫又科布多屬極西卡倫曰和尼邁拉呼由此渡
額爾齊斯河至輝邁拉呼一帶卡倫均與俄羅斯連界其
國法夫死傳妻母死傳子國主及部長皆然女曰哈屯汗

男曰察罕汗哈屯華言夫人也察罕華言白也乾隆五十八年大西洋英咭唎國王遣使朝貢畢尚書松筠奉命送至海上其正貢使曰瑪噶爾呢駐牧俄羅斯人松筠訪之曰現在之哈屯汗本西洋女前哈屯汗之外孫女也其表兄襲位娶爲妻生一子汗死子幼遂代立所生子今已三十餘後將傳之於子又死即傳子婦舊俗如此俞君曰嘉慶十年今汗遣使來至邊議禮今汗者始以男汗治矣其國都曰莫斯克瓦有理事公廨曰薩那忒如值哈屯汗在位遇事即由薩那忒申文達理藩院轉咨其辦事大頭目曰包費爾特守邊大頭目曰固畢爾那托爾管兵頭目曰咭那喇爾其薩那忒公廨辦

事大頭目曰薩那托爾曰雅爾畢咭那喇爾曰瑪約爾曰哩咭斯塔喇托爾頭目多西洋人其服食房舍亦與西洋不異其俗不甚事種植近國都地氣候頗和而水多田少惟魚是食魚有毒大黃能解之特派頭目專司收買散給屬下官賣酒泉舊與西洋及青海等處通市其與中國通市之所曰恰克圖距莫斯克瓦西北數千里爲土謝圖汗車臣汗札薩克圖汗三音諾顏四部卡倫適中之區迤東二十八卡倫土謝車臣兩部設迤西十九卡倫札薩克三音部設商民於此建立木城俄羅斯亦於對面建設市圈萬貨雲屯居然一都會矣

欽差大臣駐劄庫倫以控制之治土謝圖汗部庫倫者蒙

古語城圈也地有喇嘛木柵如城故名距恰克圖八百里有奇庫倫南十餘里有山曰汗山綿亙高聳艸樹如畫山北有河曰圖拉源出庫倫東北肯特衣山曲折流二千餘里北入色楞格河由恰克圖西側入俄羅斯拜噶勒淖爾復東南流至黑龍江入東海恰克圖迤東車臣汗部屬十四卡倫沙甸平坦迤西多山林木蓊鬱往來以色楞格河爲津要連圖而東迤南至袞圖達瓚罕其間飲溝叢樹泥臨天成足資防禦其附屬回部四曰布哩雅特曰哈哩雅特曰哈木尼罕曰素瑪爾皆奉黃教俄羅斯恐其內附每卡設本圖數人羈絆之其北鄰曰空喀爾俞君曰乃其亦西南屬國

囘種也相傳空喀爾國最大以銅爲城東西門距若干程非也空喀爾居海島中恃水爲險自以爲有銅城之固猶華言金城云爾其禮節以脫帽去褱爲至敬頭目人謁其汗則用之輸誠極服則以指扣眉如中國之投拜矣其性樸弱知信睦初見中國人恐爲笑故示倨大應荅模棱及我駐劄大臣開布誠意而夷情懽帖矣

康熙二十七年喀爾喀全部內附二十九年黑龍江忽稱有羅叉犯界（索倫土語呼俄羅斯曰羅叉又非美名也義見俞集）

聖祖仁皇帝命副都統薩布素率兵進勦奪其雅克薩城羅叉遁嗣乃屢肆意擾守邊大臣移檄詰之皆不報會有

附近俄羅斯之西洋霍蘭國朝貢入京兵部欽奉
諭旨以俄羅斯哈屯汗係婦人巢穴距邊地遠其如何搆
衅必不知情疊發檄諭必其守邊頭目畏罪阻隔繕
敕書交霍蘭使臣帶回轉達俄羅斯得書回奏羅叉犯界
事哈屯汗絕不知奉到
敕書嚴飭邊界永不滋事復申請遣人進京學習　國書
俟通曉文理換回遇事以淸文兼俄羅斯及西洋字馳奏
可免舛誤
聖祖允其請爲特開俄羅斯教習館其後在京學習之人
迭次更換在京在邊照料官員理藩院均派家道殷碩者

隨時酌需賞賚周其困乏此俄羅斯所以感恩知義永遠向化也

世宗憲皇帝登極因其地毗連喀爾喀應與定界以杜爭端而於在邊貿易者約束亦便雍正五年欽派尚書大臣察畢那特古忒圖麗琛三人前往勘定設卡倫五十九所極東十二卡倫就近屬黑龍江將軍統轄輪派索倫兵戍守迤西卡倫四十七所以喀爾四部屬下蒙古按其游牧遠近每卡設章京一員率兵攜眷戍守俄羅斯於對面一體安設兩界適中隙地蒙古語曰薩布薩布處所皆立鄂博鄂博者華言石堆也間遇叢林鄂博

難立即削大樹刊識時庫倫尚未派駐防大臣凡此卡倫
總令喀爾喀王丹津多爾濟統轄并議定條規互相偷盜
者事主呈報踩緝審明罰賠治罪不獲即令不能嚴緝之
卡倫追賠彼此貿易兩無榷稅自此沿邊人衆咸知約束
矣先是民夷交易無定所畫界既正相度得恰克圖地設
立市集派理藩院司員三年一換駐劄總理此開關通市
之始也喀爾喀丹王薨其孫宰桑多爾濟嗣先職整頓卡
倫益完善繼以夷務繁乾隆二十七年
欽差大臣同桑王協辦此庫倫駐劄之始也二十九年因
附近卡倫互有遺失馬匹數逾千而俄羅斯又輒揑報奏

旨閉恰克圖俄羅斯懼三十三年懇請開關
欽差庫倫大臣慶桂同喀喇沁貝子瑚圖靈阿會議章程
合詞以恭順緣由入奏
恩准通市如舊四十四年恰克圖有應會審夷犯延宕逾
期庫倫大臣索林立命閉關奏請罷市得
嚴旨申飭改派尚書博濟清阿馳傳同土謝圖汗徹登多
爾濟悉心察辦俄羅斯悔罪重懲夷犯四十五年奉
旨准其仍前市易四十九年有庫倫商民赴烏梁海游牧
貿易路經布哩雅特被劫駐劄大臣勒保偵知盜首檄行
額爾口城固畢納托爾拉木巴捕盜會審拉木巴既緝獲

首犯遣其咭那喇爾送赴恰克圖并例罰貨物加倍呈繳
勒保等方擬明法示眾咭那喇爾妄意案已完結擅取犯
鞭責鉗耳鼻發遣勒保檄詢拉木巴仍以結案為辭奉
旨行文薩那式索之并治固畢納托爾等罪薩那式覬事
速了蒙飾如前
高宗純皇帝震怒切責之旋撤恰克圖市俄羅斯益懼將
償事之拉木巴調回別派頭目駐防募緝遣犯訖不獲申
文籲卹遵
旨斥駁五十四年有衞勒干巡兵齊巴克等出卡緝賊遇
哈哩雅特打牲數人我兵盤詰哈哩雅特恐被捕遽發鈗

齊巴克傷斃駐劄大臣松筠飛檄索賊至五十五年春其新派固畢納托爾色勒裴特搜獲正犯二從犯一先後縛送聲請前犯已無蹤跡懇收現獲之犯示衆辦理并結舊案於時又有薩麻林喇嘛詐書事詳見俞集薩那忒具實稟覆薩麻林伏法五十六年奉

旨訂期會議仍前通市時閉關久夷民恟怵聞檄令會議色勒裴特由額爾口以馬駕車馳來聽命松筠等宣敷

威德推誠曉誡色勒裴特頻以指叩眉曰

大皇帝是天大皇帝是天議定開關通市如初俄羅斯永遵條教邊竟綏和是皆我

列聖深仁厚澤漸被無疆大臣仰奉
廟謨寛嚴並用故雖洪荒未賓之蠻夷莫不輸誠愛戴也

頌

資敬延祺之頌并序

道光二十六年太歲游兆敦牂夏四月二十一日丙午今
禮部尚書固始祝公七帙壽辰
皇帝體皃耆臣
寵以資敬延祺之額
大賚珍異
恩禮有加於是朝紳閭彥各抒其瑰藻緯以實行介景福

而誦劭德也穆等以年家子登堂介問義不容虛恭繹資敬之文用紀延祺之實爲頌十章章十二句詞曰

維

帝庸賢惟賢淑世綜覈敎條罩思康濟邦禮

命掌昜援昜繫

俞公淵忱夕惕若厲政舉其綱行矜其細才老愈成密勿

無替 其一 月暘在園鶉火昏中

天使銜

詔宵出會穹

丹筆四名異貝十重爲公引年典碩禮崇公拜䭫首奉盈

駉駉鼎銘承寶三命滋恭其二公家潁淮閈正寢邱清芬世
德克纘弓裘早聲橫序見賞名流平步詞垣譽滿方州巍
科清望並代匙儔抗手作家葳矣揚劉其三揚劉文章多士
楷則金支翠旌風椈動色頻持英簜頻分闈棘提衡桂林
三載銜軾振之飾之扶而植之莫不矜奮莫不急敕其四翱
鶴翰林甲于再期以敘進階洊陟防司學士最久璁珮倭
遲乘權不學直講
紅帷長身秀臚
帝稔公儀既稔其儀用大其施其五卿班歷轉遲囘承弼銀
臺烏臺漸崇厥秩奏書定讞講若畫一無纖介甕無纖介

失執法栽哉

天聽允塞信公素行不欺闇室其六初攝少馬小試其端斐

決疑獄匡正刑官吏撓銓法公不可干度支繼領吏無敢

謾藏咎蠹叢早發其奸盜殷

鬻用俾總廌冠其七昔公建言際時多事海爛民遭寇焚將

帥撫痍餘黎杼軸匪易洗兵何策活民何計密疏胥聞

醇膏朝沛十郡萬戶環拜公賜其八陰德及人其家熾昌公

得天厚既固而強裘鼓三嚴趨對

明光玉珂緩控書笏簪詳羔裘私第寒暄升堂談宴雍容

不忘矜莊其九辛彥達禮羣僚額手開閤晚節望齊山斗公

性樂易雅相人倜儻莚陳戕何闇薪槱
天題在霄
謨訓世守歧公台鼎願公壽耇其十

贊

潛工像贊

潛工嘗寫禮堂寫定傳與其人二圖以己像爲康成像
故今爲潛工寫照略仿蓬萊閣康成像倩江陰吳儁精
意摹之

先生初生參議與其兒之文也疏眉明目先生亦自比於
漢之經神也追放儀容以鄭儀閣庶幾能得其眞也晉水

懸流緜曼遠波愧未足步武後塵也

銘

宋紫端研銘

戊申秋日偶過海王邨得此舊研惜左右側爲俗士所

中傷因鐫斯銘

六經之文而變亂於晉儒連城之璧而玼纇於屠沽惟此研材紫豔琳腴英華有爽正色其濡何時落傖父之手而爲名蚓迹刻畫無完膚拭之濯之重用歎吁礱之厲之助我箸書噫古聖遺經叟詛難誣弁和寶璽缺角爭摹苟眞鑒之有人曾何傷於德充之符

太平有象研銘

早夜矻矻詩禮津津丹與鉛性所親生不願封萬戸侯願諸公致治太平我永爲太平之民

壽序

方牧夫先生壽序

在昔明經之士莫不重有家法家法非一家之私言即師法也晉唐以下師法乖異人自爲說不復攷古於是學者不解師法何事乃以儒業相承一門世守者名之曰家學子弟族姓至援是爲榮辱故今人之重家學幾與晉魏重門閥等撇州山盤水交實產魁儒　本朝婺源江氏始以

樸學爲後進倡一時從游卓然深造有稱於世者三人曰東原戴氏曰檠齋金氏其一則晞原方先生也檠齋撰述未竟而歿東原抗心自大晚頗諱言其師而晞原先生終己命爲江氏之徒無異詞且即本江氏之學以衍爲家學長子蒼崖先生仲子牧夫先生皆能鬱其菁英以績學能文章聞一時穆先大父注陸宣公翰苑集成出宰歙將墨諸版引其邑之學人程讓堂汪稚川在湘及晞原先生程校得失時先生之學既成矣然猶於先大父執弟子禮從受古文法大父謝不敢居也晚檠道古齋延讓堂老人爲二子師凡老人著述今裒入通藝錄者半敎授蒼厓牧夫

兩先生時所纂故方氏家學師法皆冠絕徽州牧夫先生
年二十文藻經腴已斐然在人口阮儀徵相國督學浙中
慕其學因以商籍補仁和學生員相國劇賞之開經籍纂
詁局高才生分經注子史人纂一書先生則與錢唐何夢
華武進臧在東總司編校事以儀徵擇士之嚴知先生之
見知非偶然也其學於諸經注義莫不貫串而尤邃於易
蒼厓先生亦治易主京房先生於卦象爻辰消息飛伏旁
推交通大恉類惠棟之周易述而兼闢九師禨而不越則
先生書似過之方本巨室世尚義好推解及先生昆仲交
加廣來游於歙者莫不滿所欲去嘗慨先友子孫寠或不

煬各舉數千金畀之生平所焚責券不可闔數一二市儈推見古風又從而傎到憣校之因是家頓落囊殖至不給意豁如也養母著書絕意仕宦惟惓惓以家學古訓教諸子諸子揣染漸習各有成長君印生遂聯翩入翰林騰聲藝苑鍵戶人海中洒然若不識人世菀枯事則又有得於先生之虛齋若貧者矣端蒙大荒落之夏六月爲先生七十誕辰其邑之官京師者羣以祝釐之詞屬之穆謂歙先大父之桐鄉也故交于姓率有孔李之舊印生又與穆至契其敢以不文自藏竊惟師法之不講也久江氏當雍正乾隆之際振刷而紹明之六書九數分其一二端輒成佳

士百餘年來亦稍復衰矣賴先生飫聞緒言承絕學靈光歸然推其家學師法以教鄉人而緜世德其澤固未有旣乎若夫更推先生之教於乘軺秉節之區本家學爲師法是又先生所重有望於印生者也試卽以移之言夯之

日照許肅齋先生壽序

鄭司農誡子益恩曰吾家舊貧爲父母所容游學周秦往來幽并兗豫獲覲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咸從捧手有所受焉夫容者寬假之詞也縱使游學不責以養蓋司農以學成歸美於親云吾友日照許君印林之尊甫肅齋先生幼貧嗜讀嘗牧犢巖隴間手一卷忽不覺牛之逸也旣稟於

庠以不逮養遂廢科舉而好古劬書耄而益勤平居敕敎諸子但爲說經訓大義不以梯榮相苛故印林得顓意古學廣師取友以底於有成先生之學不規規於漢宋門戶求是而止好治詩爲說詩循序廿九篇又爲大學講義學庸總義若干篇它經亦多所攷說承學者掇巍科游翰苑如鴈行相屬也印林幼承庭詒復以專精許鄭受知於高郵王文簡道州何文安及蕭山協揆師是三公者今代之在位通人也文安諸公子皆喜與印林游而長君子貞與相契尤深當文安視學浙中子貞挽印林偕校藝之暇購訪祕鏽搜拓石墨每徧有所獲互相矜賞比歸惟載書帖

四五大簏而已先生顧之欣然曰老見異書勝汝之以祿
養也故印林雖寒畯而藏弆之富乃不下萬籤一時處逸
大儒相與上下議論證成箸述穆至無似亦幸獲聞緒論
竊嘗羨歎先生家庭之樂前惟潛邱之事飲牛翁近之然
閻氏世席厚貲而先生家無儋石則難能也江鄭堂覃思
高密以父母宋五子書別輯宋學淵源錄亦與先生橋梓
爲近然江父兼好佛理而先生壹意儒書則醇粹過江氏
遠矣康成自稱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
印林五六年來不上公車假館必於鄉壤近復買山龍湫
之左種松萬本結茅其中奉春秋杖履吟眺其諸眞鄭君

之徒也與太歲祝犂作噩上元後二日爲先生八十壽先是數月印林以校刊說文義證客淮上馳書京師屬穆爲文而子貞書之曰兩君皆瀚平生至交而吾父所心許也敢以爲請爰不辭僭越直書其事以爲引舉之助云爾

外姑劉太宜人壽序

國朝儒學之興常州最盛其能通知七十子大義以前漢經師爲師者惟年丈劉申受禮部而禮部之學又本於其外王父莊宗伯公穆讀禮部遺書多未瞭嘗以不得覩其爲恨嗣與妻兄伯厚贊善同居乃稍稍得聞緒論用以通知禮部之義伯厚禮部甥也外姑太宜人少禮部一歲母

莊太恭人以宗伯公愛女閨閣之中并承家學嘗禮部及太宜人幼時太恭人口授以楚詞古賦古樂府諸經正文故不獨禮部之學遠有端緒太宜人今老矣每當含飴弄孫玥誦諸書竟卷不誤一字鼓舞頓挫一唱三歎有味乎其諷之也外舅子述贈公以高才生早有令名未大厥施伯厚傳舅氏學通敏不滯旁薄上下之論多唐以來諸儒所未喻人聞之或駭不信蓋七十子之大義之乖也八矣既通籍授職編修值

廷試翰詹奏賦雅馴

上特拔之進官贊善又越四年壬寅迎養太宜人京寓穆

始得以館甥之禮拜堂下宣髮兒齒闔門之範粹然惟趙氏承恭毅公餘業家故寒伯厚少孤至無以自存今幸得祿以養矣而薑桂之性不工進取甘旨之奉時或不豐腆太宜人顧而俞之曰昔我顯考中書君當父兄赫奕之際以文章被

知遇不難立致通顯而獨恬於進取抱介石之貞行意以老天下至今高之吾豈以汝之速化爲能養邪以故伯厚益得肆力於學閉戶入海中研精讀史於古今治亂得失之原條比而究析之時獲一義喜逾除官穆寡交游未識當世士夫中若此刻厲者更有幾輩也茲屆太宜人六旬

晉九誕辰穆誼當奉斝謀所以侑觴者嘗覽潘岳閒居賦
羨其依仁里奉板輿恰拙家園恂恂色養殆所謂孝乎惟
孝施於有政者與及究其本末乃在迎拜車塵之後不得
志藉閒居以抒其憤拙者固如是邪安在其能資忠履信
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也伯厚信拙矣勉乎哉揚恭毅
之清芬闡莊劉之絕學太宜人承家敎子之素志也敢援
古人養志之義爲伯厚舉卮徹爲太宜人壽衎衎然而進
一觴乎

月齋文集卷二

道州何慶涵校字

𣿰齋文集卷三

平定張穆

書

復謝阮芸臺相國書

相國太老夫子閣下穆夙攬鴻文心儀古學積思願見者垂二十年雖久承獎借曲荷招徠終以潢潦細流難語河海之大望門卻步誠自量也客秋維舟邗上手數秩之鄙言桸艮訊以請見區區之懷止覬一通名氏得接芳輝酬其私淑之願而已何圖撝光𡙇重夔命升堂巨集函書分頒重疊比諸家令之謁伏生中郎之接王粲以古況今幾

欲過之穆麋鹿之性本憚冠裾猥因朋友從臾抱關薄游淮浦性資迂直不工昵人故所如既多不合頃復爲部員拔萃相繩其議竟格藉臧君之善沮畢虞氏之著書貺我良多於人何怨況復假此因緣親聆指授益堅其生平學古之念南游之量飽滿無餘所得不既多邪歲杪從子貞太史處奉到手書并賜撰延昌地形志序一得之愚信心實難及經拈出輒用自詫只此一端已足千古人間美福知不可多占也穆年交四十正古人斐然有作之時此後歲月足珍誓當於飢寒蕉萃之中勉圖樹立副函丈期望之雅少作經生頗有所迸而零章碎句多無足采會輯有

說文屬一書粗舉綱要亦未脫稿擬於地形志卒業後匯成此作更乞弁言嚮往之私與日俱積肅函鳴謝無任神馳附呈虢伯盤跋尾五紙祗希鑒定齊侯罍舊拓及新摹本并望惠賜數番感甚伏頌春祺惟為道增護不莊甲辰正月三日

與祁叔穎樞密書

叔穎五兄尚書閣下一昨於相識處得浙士獻潤峯將軍書一通郎攜稿來奉閱書意曲折盡勢計慮亦似周密不知將軍曾采納否出師已四閱月攻勦之計未聞想此生言亦未必售也近來詣　闕獻書者紛然各竭其愚以應

聖人之求

聖度淵深誠未敢仰測竊揣當軸者早目笑置之也天下大矣廟必無婁敬王猛其人出爲世用但恐酒美幟高如韓子所譏耳今日下

詔明日必有應

詔之人其應者必擁瘇曲拳而可笑如此五六輩後逆料天下人才不過如是來即揮之揮不數人其不才者固不來其才者亦竟不來即來亦毅然揮之不顧矣何則不揮者其勉强而揮者其所習慣也以求始以揮終昌言於衆曰天下無才誰敢執其咎然而天下事何堪如此敗壞也

夫今日獻書之人未知果志切同仇邪抑歆於利祿邪志切同仇者尚矣彼歆於利祿者亦惟若某輩可從而議其後耳　國之大臣不當以此責天下士也即如今日軍前所調之官有人人知其庸籙無能不足供驅策者而朝廷皆如所請與之豈不以杜庸才之倖進恐并眞才自靖之路而杜絕之哉十月後挾策以進者不一人自一張鴻發交將軍外其餘皆置不報前日閭生之來也衝寒歷險間關六七千里僅蒙傳諭釋放免其看押夫使此生不嬰憲網不遭寃獄亦安往不得其貧賤乃甘受看押之辱更邀釋放之恩哉某非

謂閩生之策必有可采惟念凡類此者皆宜詳其然否究
其蹤蹟
明發綸言分別處置俾人知
聖天子求才既切旌別又嚴庶幾眞才漸出出亦有爲世
用之望焉嘗見今代御史論事有洞達事理通知體要者
亦有塗附舊例毛舉細故者其言䅽然不一
上皆俛可其奏
特旨報聞是以每有敷陳未甘緘默鄙意獻書一節宜略
推此意待之昨因讀浙士書有感於中惟閤下相愛之深
遂以奉告舊疾舉發不克詣談謹遣書以聞貰其狂瞽而

進教之幸甚千萬十二月二十二日

與陳頌南先生書

頌南先生閣下先生以直諫聞天下天下仰望風采以一瞻顏色爲幸即如敝鄉人士素木强不工酬應今且竊爲先容通刺相謁盛名難副詎可不力自振厭慰天下仰望之心乎竊見先生年來日以招呼名士爲事苟有聞於世必宛轉引爲同類從無閉戶自精讀書味道之時穆豪不棄不四五日輒示過乃不聞以新知相覲所談者皆泛泛不關痛蛘之言何以自了深爲先生懼之當今天下多故農桑鹽鐵河工海防民風士習何一事不當講求先生富

有藏書經學既日荒廢治術又不練習一旦畀以斧柯亦不過如俗吏之爲而已古今必無徼倖之名臣循吏也願稍斂徵逐之迹發架上書擇其切於實用者一二端窮原竟委單心研貫一事畢更治一事然後於朋友中明白事理如印林伯厚比者相與討論之如此則取友自然不濫它日出而宰世亦不至貿貿而行令人有言行不相顧之疑也度今天下更無以直言責執事者過承厚愛故敢竭其狂瞽惟亮詧千萬甲辰六月十八日

復徐松龕中丞書

松龕先生閣下臘杪得手書深戢注存感謝感謝示讀大

箸瀛寰志略已刻前三卷考據之精文詞之美允爲海國破荒之作近數十年來惟徐星翁西域水道記有此贍博拙箸蒙古游牧記非其倫也第三卷述五印度及印度以西各國摭實證虛一一精辨論波斯事火更覺古義可實因悟景教流行中國碑景者丙也丙納音火唐人諱丙故曰景教景教即火教向疑大秦人自尊此教與儒佛鼎峙爲甲乙丙三教者非也論恒河即安額河雷翥海即鹹海亦於拙箸水經注表有關當即掇入徽帚之中惟謂水經注稱嬀水入雷翥海語頗失檢酈亭於西域各國悉仍漢書西域傳文故此安息國城臨嬀水一句亦即孟堅本文

無入雷翥海之說也其入雷翥者乃自葱嶺分支河水所合之蜺羅跂禘水非嬀水也而嬀水在唐為烏滸河烏滸河南有吐火羅國未稔今為何族大約校訂地說必須援檢羣書互相診脈穆以憂患餘生病肺氣逆旁無子弟代事抽尋偶摘一端未必適中竅要耳再就膚末之事而言本朝輿圖必應那居亞細亞圖之北尊說不必更動即已脗合春秋之例最嚴內外之詞埶事以控馭華夷大臣而談海外異聞不妨以彼國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論進退抑揚之際尤宜慎權語助以示區別至周孔之教不宜重譯正如心之精神不滑於藏府倘有邪氣攻心則盧扁為

之色變前明徐李止緣未洞此義遂爾貢諛至今即如達賴班禪號稱佛子然　國家止藉以控制蒙古而布達拉札什倫布之制必不容蔓延於內地郡縣也其餘文字正俗無關著述大體更不瀆陳後七卷更不知若何精博急思快讀何日梓竟瘖痳跂之恃愛狂言惟亮詧千萬

與徐仲升制軍書

自海氛不靖以來措置乖張莫可究詰如穆璽者身未至海上目不覩夷艘乃從而議其後不獨當局者目爲書生迂謬即穆璽劫於衆口亦頗疑或者民心眞不可恃虎豢眞不可編今古異變一孔之見何敢堅執也春季荷手書

已有必當示以限制之議嗣於午橋禮部叔穎大農處敬
聞威信昭回抗身面虜張弛曲折動合機宜視侯官昔年
雖操縱有剛柔之異其一以民心爲本則先後若合符節
而槃槃大才集思廣益錯布裕如當圭爵崇褒
詔騰中外無不翕然稱快蓋不特爲執事一身一家喜而
爲天下喜也至區區之意竊謂此番舉動其爲壯　國威
者猶末而所以振十餘年頹靡之人心者其功甚鉅人心
振則何敵不摧斯亦著書述事之光也尚望永其德心持
以不伐擴韓范之茂積廣淵谷之虛衷用慰𥚃望之私益

倚畀方殷恐有貲於底柱者不僅羊城一隅也乘子貞太史文軺之便附書肅賀極叨摯愛不以須而以規定蒙亮詧京寓鄙況亟問可悉更非宂陳

與直隸某方伯書癸卯八月過保定

頃迂道晉謁感承拂拭深談之下輒思吳有所陳竊惟今日因籌備乏術思爲反本之論一二賢達頗以畿輔水利爲言而水利之興先須請帑　國用支絀議必不行不行則亦徒爲美談而已穆以爲未議水利先須去水害水害去即亦利也去水害之要昔人收攝野潦俾有所歸二語足以盡之即收攝野潦之法亦非議疏議築未能奏功盡

善則姑請就其簡易者而試行之莫若通飭沿驛州縣於大道兩旁逼近民田者浚溝補樹移土培塗此有乾隆間孫文定方恪敏成案可循且舊渠尚未淤沒並非新起鑪竈夫亦水利之一端所謂未能快其匈鬲且先利其咽喉也昨過定興見新任縣令於邑之名人古蹟各刻一石表之道旁穆雖未知其人信能通曉吏事及實心爲民與否要其好名好事則無疑也責以此事則定興一縣之路溝修矣直隸一省料如此州縣尚不乏人上游果擇而任之優加獎厲乘此三時之暇可以不日而觀厥成其有益民田水利實非小補水有所歸不至害稼利一夏秋閒行旅

不爲水阻利二車馬不能繞越蹂躪禾黍利三伏莽之盜多匿影田中溝之寬者可制其竊發利四蝗蝻或生易於捕埋利五其浚之也即以本田之民完其本段之工必樂趣事稍有攤派爲費亦少故愚謂此事尚可行也倚裝草草未及條議其詳憶經世文編水利門內載有數文檢閱而放行之正不埃穆之覦縷也冒昧之愆尚祈鑒宥不宣

序

西域釋地序

西域釋地媚文祁鶴皐先生戍所著書之一也天山南北疆域山川條分件繫攷古證今簡而核矣至喀什噶爾爲

什庫車之譯名與

欽定新疆識略不同者先生成書在丁卯戊辰間傳聞異

詞早登簡札非誤也巴顏喀喇山之即古昆侖也

欽定河源紀略有定論矣先生以非所身親略之而於葱

嶺之南北兩支星宿海之潛源重發則縷擘焉昔人爲輿

地之學者每云目驗得之是書亦猶是義爾頃者先生令

子叔穎侍郎寫定遺書先以此本開彫屬瀛爲校定體例

因綴數言弁諸卷首道光十有六年丙申八月初吉序

說文解字句讀序

居今日言說文必衆稱曰段桂桂書卷袟大傳鈔梓校皆

不易能有其書者少段書行世垂三十年苟取讀之無不人人滿其欲去實則瑕瑜所在夫自有眞讀者以無主之匈浮游過之不獨攻爲妄攻即守亦妄守安丘王貫山先生初治說文段書尚未行融會貫通旣精旣熟乃得段書而持擇其然否以語人多駭不信而先生之學則因以益密精神所獨到往往軼出許君之前本古籀以訂小篆據遺經以破新說瓜分豆剖犢交徑錯於諸言說文者得失如監市履豨而況其肥瘠也生平精詣所萃在說文釋例一書標舉鄦暡扶翼表襮之功視段桂爲偉穆每用夸於人日貫山之於說文如亭林之於音韻後有作者補苴焉

匡救焉可矣必無更能過之者也先生齒長於穆二十年
而強顧拂飾之引以爲友久益親需次都門課授多暇竊
請曰古人箸書將使不知者知之則今人注書亦將使不
讀者讀之桂書遍頗有大力者謀爲刊行工既竣矣以有
所撓而罷段書多逞臆武斷不便初學曷更釐爲善本以
詒世之治許學者乎先生諾之於是仍取資段桂及所箸
釋例翦枝存幹日課一紙始一終亥再期乃畢顏其耑曰
句讀以爲是初學之讀本云爾夫許君追原制作文字之
初恉而說之解之宜乎學許君之學者亦必推本其所以
如此說如此解而摺繹疏通之宋元人好訾說文今人好

尊說文尊之者之愈於嘗不待辯要其爲皮傅破𥎞之學
則一何也說文經六朝人之迻寫唐明字科試人之割裂
李陽冰諸人之變亂徐鼎臣合集書正副本羣臣家藏本
之改定幾於百孔千𢇛而時賢乃銖銖比坿一似親炙洨
長而得其手定之本也者獨非惑歟句讀之纂也先生以
七事相詰曰說文正文九千三百五十三今溢六十二文
重文千一百六十三今溢百十三文嚴可鈞議刪重文未
刪正文不知此蓋說文續添中字字林中字後人羼入也
故刪正文之有據者一也一字兩見大徐率目在後者爲
重出審部居定去留如否爲不之孳育吁爲于之孳育二

也前人引說文多坿益於說文之外牝牡驪黃都所不計故或得其義而失其詞令即詞以求其義之所主三也許君說形說義說音皆歸一貫今人或自為說如蒐人血所生因字從鬼也引者譌作地血或遂欲據改之則好奇而不顧其安四也許君所引經文字體句限多異今本固有譌誤增加而其為古本者甚多今人或疵瑕之不潛心也五也說解有許君剏始者如后身倜愷諸字前無古人其實故訓固然援經義以表許君之識正前人之誤六也爾雅說文互為表裏而景純作注乃適得爾雅誤本而曲為之說如葑曰須從即釋草之須葑蓯葑須雙聲葑從疊韻

短言之爲蔚長言之爲須從雅文誤倒耳翰曰天雞即釋鳥之鶾天雞旣屬羽翰之翰何緣更入釋蟲螒卽曲禮之翰音鶾則字林所誤載今則本許義以正郭本郭說七也然非先正其句讀則或䄎蓮不成句闕佚不可句凡讀者所深諱不言皆不讀者之詬柄矣或問許書句讀古無知之者乎曰否禔安福也李善注難蜀父老引云安也璧瑞玉環也慧苑華嚴音義引云瑞圭范應元注老子引云瑞玉也疐礙不行也徐鍇祛妄篇引云礙也宙舟輿所極覆也爾雅釋詁疏引云舟輿所極也唐宋人蓋皆知之故但指引一句令人反疑爲挩佚而据增焉謬也書成先生出

宰鄉甯灝行以句讀之作發端於穆屬郎條列緣起并之
書首昔王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曰聽景文談
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帀無有間斷咳唾皆
成珠璣穆研思酈注有年曾未得其脈水甄山之奧而傾
倒先生箸書則較阮殆又過之敢郎以阮之頌景文者頌
先生世有讀其書者乃知蒙之不阿也道光二十有四年
冬十有一月朔日序

程侍郎遺集初編序

先大父宰歙徧交其邑之名儒而春海程公之考蔚翹學
士以僮子從公後肄業斗山亭特爲大父賞拔學士家極

寒大父召入署躬督教之衣食視諸子不數年諸經註疏
皆精熟爲文灌辟精粹試必冠曹舉乾隆丁酉拔貢入成
均連掇巍科儤直　內庭聲望斐然顧艱於嗣晚乃誕公
公手儀玉映父母珍若連城七歲就傳每日讀書不過二
時而寒燠晦霾氣候乖舛皆輟課曹顧厓少宰大父庚寅
分校南闈所得士也時官侍講先君子從之游與學士同
邸每抱持公問以書不能荅則徧檢奧僻不經之字相詰
難蓋好奇不羣幼性爾也比學士卒於山東學政任所
高宗純皇帝特簡豸人之官清要者俾往經紀其喪因以
少宰嗣司校事少宰延先君子同往至則爲庀其行裝握

公手送之登車年十有一矣已而先君子會試入都見學士舊僕訊以門戶近況則言公子發憤力學入邑庠大被宗師賞異出應試小賦名雋綺麗歎爲絕倫逮乙丑再赴禮部試公亦偕計吏來京師風雅淹博輦下共推爲才子又越七年遂與先君子同舉進士入翰林公嘗贈穆詩曰君祖授我嚴獎誨若子姓君嚴我同譜欣契挹其敬蓋實錄云公負奇氣博觀強誦於經訓史筴天象地輿金石書畫壬遁太乙脈經格學莫不窮極要眇究析發皇之而精神所到冠絕一時卓然可傳於後者則其有韵詩文也詩初好溫李年長學厚則昌黎山谷兼有其勝又際會清宴

無金革流離之事傷其耳目故形之篇詠者率排奡妥帖力健聲宏琅琅乎若鸞鳳之嘯於宵霄也穆於癸巳之春初侍公直園情好之洽久愈摯不三五日必召過飲投巾振袂談議交錯寒士之被禮者殆無與比嘗請公自訂其詩公曰吾詩險而未夷能飛揚而不能黯淡思力所及者腕每苦其不隨更讀書十年殆可相質耶嗚呼孰意所業之遂止於斯歟丁酉夏穆將歸應鄉試行有日矣公置酒相餞扃過午拳拳不放别乃穆甫出都門公遽感暑疾久不瘳祁叔穎尚書日往省沈頓之頃尙以穆試事爲念遺言乞儀徵相國銘其墓而尙書書之次年穆將南游迂道

入京師哭公子儀孝廉以遺稿相授塗乙潦艸首尾多不完或篇題殘捝乙酉以前之作竟無一字存疑公尚有清本藏之別笥子儀未檢獲也謀更事掇采成完袟荏苒未遑而子儀又以措交庫款赴粵東卒於劉仲寅觀察署中觀察名最昌公視學貴州所拔貢生公歿後所以賙恤其家者有加子儀卒命其弟送柩返歙買山營壙并葬公及金夫人兩世三棺其孤孫嫠婦之寄寓京師者則祁尚書爲經營擁樹之觀察又議以幼女妻子儀之子而娶其女爲己子婦迎公全家入黔相依以久嗚呼師恩友誼人有同情當公賓客塡咽之時詎知身後巨卿乃此兩人哉穆

幼聞先君子之所以稱公者長而公之相待略如大父之待其先德知己之感永永弗諼也儀徵志文久已刊行今年春尚書念公雖葬而臨終相託之意不可孤屬穆爲購石材書丹勒之并刻其遺集曰以此爲初編續有裒錄補梓易耳穆既恐殘斷之稿并歸薶落又懲夫嫁名僞譔者之厚誣公也爰偕公門人何編修紹基排比爲賦一卷詩四卷又凡稿艸之失題者及詩餘試帖其爲一卷碑志哀誄駢儷襍箸之文五卷總題曰程侍郎遺集而敘其緣起如此以訓公知兼志余痛云道光二十五年三月既望序

使黔艸序

古人之文之詩之書所以能造極詣微曠其才大小卓然自成一家者無它各本學問識力所到而正出之奇出之廷迴出之務肖其性情無所謂法而法自立無所謂格而格自高自摹擬規放之說興於是學者不事讀書養氣饜飫性情而矯揉造作尋聲覓響詡詡然曰此於古爲某家此於古爲某格如此則爲文爲詩爲書不如此則非文非詩非書也嗚呼操是說也天下甯復有眞文詩書邪優孟衣冠縱復一一似之吾固將舍旃而古人與居亦復何苦做有用之聰明材力爲是傀儡之戲邪雖然建九成之臺毫無憑藉一木一石躬自營運非積數十年之力固不能

舍古人而獨成其爲我則何如摹擬規放者之取徑捷託
地高見信於人速也然則世之甘於逐人嚬笑以爲喜慍
者乃便於空心高腹之祕計夫又何怪其然乎穆能爲是
說而行不逮故藏其言於心未敢輒以語人獨數數與子
貞同年論之子貞之才涵演莽蒼足以達其學問識力而
與性情日厚今天下何太史書布滿屋壁無人不矜賞鄭
重之至其搆一文根節磊落製一詩眞氣坌涌世或不知
而穆獨傾倒無已者誰無性情獨讀子貞之文詩如見子
貞之性情夫學至能發抒其性情而學乃可斷其日進矣
一日客有誇子貞庖饌之精者穆應曰子貞之饌無它謬

巧只是本色而已子貞之文詩書亦無它高妙只是本色而已座客頗領其言既而思之本色者何眞而已矣眞者何不事矯揉造作自寫其性情而已矣至於工拙高下當待天下後世知言者品評之非吾所能臆定也子貞生平所作詩往往失其稿此黔中艸三卷以寫有淨本且日月先後甚完無事甃比先付諸梓請益當世之有眞性情者刻既成謂穆不可無言穆唯唯而久無以應因它日荅客之言乃引而申之如此時道光二十八年四月立夏節後一日甫由上斜街移寓門樓胡同與子貞西塼老屋相距僅百步可時相見爲穆潦倒中一快意事因并識之

漢石例序

文生於義不生於例也義洽而例自立焉故不獨春秋有例若易若詩若書無不有例其例卽定於聖人精義之心非有所比擬景傅也爲文必當明例碑志又文字之最謹嚴者其例尤不可不講元潘景梁王止仲明黃太沖遞有所述然取法不越昌黎是謂昌黎以前金石之文皆獷語也先河後海豈其然乎古人制鍾鼎彝器專褒顯而人儷事不患本末不審故款識流傳類皆櫽括行能文質究宣但主銘勳不關記事變金爲石其義猶是其例亦當猶是秦漢以來矩矱具存可覆驗也自昌黎一變而爲述事後

世史籍踳午往往足資考證故各家文集碑志尤爲可貴
昌黎之功誠亦不細然不得因後掩前反疑古人渾噩爲
不達也朱竹垞嘗謂墓銘莫盛於東漢鄱陽洪氏隸釋隸
續其文其銘體例非一宜用止仲之法舉而臚列之竹垞
既未有成書錢唐梁氏志銘廣例吳江郭氏金石例補嘉
興馮氏金石綜例援采較博舉例尚疏至長洲王氏碑版
廣例雖上取秦漢下訖中唐其指乃主於摧毀漢人專以
文章正統與韓歐其言曰漢碑版之在世亦多矣或奥而
隤或枝以蔓雖或得焉其所得嘗不敵其所失又曰漢碑
版不皆出於文士乖離析亂人卒其臆未嘗有例也噫古

人物勒工名一器且不苟作何有推功寓德託垂千億乃
曾不得一文士爲之操觚乎晚近尚欺心之學且有專標
柳子厚馬少監張子野黃夢升諸文以爲碑志正宗者是
并韓歐之例可廢何論漢也吾友寶應劉君楚楨始本竹
垞之意壹以東京爲主傅以經術加之博證纂爲漢石例
六卷蓋惟深通漢學故能得其大義義舉而例亦因之俱
舉文章家既讀潘王之書即何可不進以此著也楚楨爲
端臨先生從子少與儀徵劉孟瞻齊名號揚州二劉作令
畿南遊更盤錯時遣人持券告貸京師而一錢不以累民
比官元氏貧愈甚循聲亦愈起訪獲縣境古碑甚多其尤

著者則延熹封龍山碑自來金石家皆未見也靈石楊君墨林及弟子言雅好金石讀君書喜且寶之因請刻入連筠簃叢書中而以校勘之事屬余余既獲交孟瞻又獲交楚楨故樂序行其書楚楨又著有寶應圖經精博與孟瞻揚州水道記埒二劉之目豈虛譽哉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初六日序

落颿樓文稿序

穆與子惇交以談藝深相契也及子惇殁且十年讀其與鄞王瘦軒大令書曰吾於知名之士不敢妄相投契必求其有性情者乃與訂交故兩載留京僅得平定張碩洲一

久然後知余之不見棄於子惇以此余無似不足辱直友
知然子惇取友之義則嚴矣子惇以道光十五年入京師
館徐星伯先生家先生數爲言其地學之精越一年乃相
遇於濟州何子貞同年所即承以長春西游記金山以東
釋見示并讀其落颿樓文稿此所刻前二卷是也由是往
來遂客又越四年而子惇遘瘵疾卒於會邸時子貞扶文
安公柩歸里穆朝夕守護醫藥比視含斂殯棺野寺哭奠
成禮乃去至始終經紀其喪則星伯先生一人而已先是
歲壬辰文安公視學浙江子惇以庸蜀羌㪅微盧彭濮攷
爲文安所首拔未幾文安

召還　朝新城陳碩士侍郎繼之又以尚書古文攷毛詩古音攷爲侍郎所賞歲甲午遂以優行貢成均時年三十有八矣程春海侍郎嘗讀西游記擬爲一文疏通春廬宗丞跋所未盡及見子惇跋歎曰地學如此遐荒萬里猶目驗矣我輩惝材未足語於是也又嘗與張淵甫孝廉論禮服往復詰難百辯益堅淵甫瞠不知所荅也子惇留京師爲桐城姚伯卬總憲校　國史地理志寓內城閒旬出相訪則星伯先生爲烹羊炊餅召余共食劇談西北邊外地里以爲笑樂余嘗戲謂子惇生魚米之鄉而慕羶耆麥南人足不越關塞而好指畫絕域山川篤精漢學而喜說宋

遼金元史事可謂三反子惇聞而輒渠以爲無以易也作字模範鍾王而偏旁點畫必斷合於六書當道州新城視學浙江時日照許君印林皆在幕中印林嘗爲余言鎖院得子惇卷如辨古金款識淺學者或不能盡識輒傳觀以爲奇寶至爲賦頌駢儷之文則又精雅似六朝小品蓋其多藝如此性沈默每當衆論鋒起拈髭靜聽若都不解及客退而發其乖違斷斷不少假借故於一時才士子惇旣少所許可人亦或畏且忌之不甚內交也庚子十月忽手錄所譔漳南滱北諸水攷見貽其意惓惓然若有所諄屬者未及一月而子惇病且死矣垂殁猶力疾檢施北研遺

山詩箋初印本相付北研者烏程老儒孰於金元掌故子惇所嘗從問業也玆余爲靈石楊氏彙刻叢書爰取子惇遺稿合以子貞所藏前二卷都爲一編付梓問世嗚呼自子惇殁余多得金元遺文每恨不能起我良友共讀之偶有纂述至山回水互診脉俱窮之際益思得如子惇者助我而至今未一遇乃星伯先生卒亦且二年矣寡聞之慨其有旣哉道光二十九年閏四月序

癸巳存稿序

癸巳存稿者黟俞君理初於道光十三年編刻平生所爲文題曰癸巳類稿而以未刻者總寫成帙緣其初名存以

備散佚云爾先是壬辰冬理初館新城陳碩士侍郎所爲校顧氏方輿紀要穆一再過之頗多請益理初賞之曰慧不難慧而能虛虛而能入爲難因與訂交然理初年長於穆者倍穆禮事之尊爲先生不敢與齒也越年春儀徵太傅主會試
命下諸鉅公輒相與賀曰理初入彀矣闈文出穆爲效寫官之役經義策問皆折衷羣言如讀唐人正義馬氏通攷而汰其繁縟也榜發竟報罷已而知其卷在通州王菽原禮部房禮部固力薦之而新安相國深嫉迂誕之學緬束擯高閣儀徵初竟未之見也後十年穆謁太傅於邗上太

傅爲述此事猶扼擥太息有餘恨云禮部既得理初則大喜延入邸中索觀所著書爲醵金付彫於是天下始得讀所謂癸巳類稿者向使理初倖獲一第其自爲謀亦不過刻書而止所惜者　國家失此宏通淹雅之材耳理初足迹半天下得書即讀讀即有所疏記每一事爲一題巨册數十鱗比行篋中積歲月證據周徧斷以已意一文遂立讀其書者如入五都之市百貨俱陳無不滿之量也然細字密書厶增乙跨稿草叢積猝不可讀當議刻類稿之時發篋攤書几上屬日照許君印林及穆爲檢之擇其較易繕寫者得如干篇分類排次以付梓人前所刻十五卷是

也及類稿旣竣賣其書稍有餘貲乃覓鈔胥爲寫未刻之稿又得尺許卽今所刻是也理初方年二十餘負其所業北謁孫淵如觀察於兗州時觀察旣爲伏生建立博士復求左氏後裔理初因作左丘明子孫姓氏論左山攷左墓攷申禖雜篇觀察多采其文以折衆論而理初陳古刺今之識亦由是日益堅故其議論學術與觀察恒相出入也顧以家貧性介知其學者寡奔走道塗四十年縞紵餘潤不足贍妻孥年逾六十猶不能一日安居遂其讀書著書之樂也歲戊戌以公車在都穆自西來將南游暫事羈栖與朝夕見殆將百日始別去而理初留滯會邸至十月碩

上侍郎之公子淮生假以資斧乃得南歸復相遇於泰州道中因與偕謁祁叔穎學使學使厚佽之約其春初復來己亥正月理初果相訪於江陰未帀月余隨軺車北渡歷試徐海諸郡遂由淮安入都而理初留江陰縣署爲學使校寫三古六朝文目及此存稿副本七月學使邀赴金陵言於制府聘掌惜陰書舍教惜陰書舍者陶文毅所特設以課諸生古學也地據城北高阜江流一綫浮浮目前致爲幽勝修脯所入亦較優贍余聞之喜以爲此足抵理初晚節菀䔄矣乃次年五月遂卒於書舍中書生薄祜至於此極可爲槩欷矣其年冬學使還　朝余從得存稿副本

又越十六年丙午刻入楊氏叢書放類稿例亦釐爲十五卷中多引申未竟之作不復刪惟積精篇纚纚萬餘言爲理初極用意之作穆以爲非後學所能遽解也則汰去之夫以理初之學之年核其著錄歲月多在小子未生以前顧不以爲弗類忘年折節引爲同志此意何可忘也至其學行本末則程春海侍郎兩序詳言之茲不復綴云道光二十九年五月二日夏至節序

重刻元遺山先生集序

遺山先生集中統嚴氏初刻本不可見今行世者惟宏治中李叔淵本及康熙中華希閔本而華本卽從李本翻出

猶一本也詩集單本較多惟毛氏汲古閣本盛行南昌萬廷蘭本係從全集摘出故於曹益甫所增之八十餘首概從闕佚而元黃公紹選本穆又未之見也近烏程施北研氏孰於金源掌故有遺山詩文箋極精博詩箋初梓吾友沈子惇郎以相贈近亦印行文箋仍鬱未出也遺山世籍平定靖康末始遷居秀容故文字中稱平定爲鄉郡生平踪蹟往來於平定至孰吾家陽泉山莊即詩所詠棲雲道院山莊東北一里而遙有土岡斗上中央宛宛若盂俗名圍窪迤西馮氏舊塋香亭石柱刻有遺山弔馮大來副使詩大來者遺山往來陽泉時東道主人也計亦磊落丈夫

而其名爵則州志已失綱羅遺文獻之放失也非一日矣穆生也晚未獲從耆舊釣游而劉覽羣書遇有鄉邦故實輙一一疏記以助桑梓雅談遺山尤夙所慕仰登涌雲樓拜楊趙元李四賢像主流連企歎每思論其世攷其出處文章與吾黨之彥一一盱衡之而利祿移人帖括熒目其足與甄討及此者不數覯也內相文獻楊公勳業軼於滏水數理不媿欒城而炳炳著述今遂無一字留貽謂非州里後進之辠與遺山幸以能詩故其文得附以傳然已不能家有其書李叔淵雖稱得善本於儲靜夫太僕而譌文脫簡仍不勝乙今爲鉤考金元史及同時各家集它若元文

類金石例金文雅山西通志諸書缺者補之誤者訂之如無可據校概從闕疑續夷堅志世行寫本二卷余秋室氏釐爲四卷手書刻之大梁樂府五卷阮太傅研經室外集載有提要而文選樓書目初無其名聞漢陽葉氏有寫本數從相假檢未獲也嘗擬都爲一集繡梓版存冠山書院而京華旅食囊槖蕭然乃節嗇傭書餘貲蕆刻數卷始丙午二月訖庚戌四月首尾凡五年工始告竣附錄一卷補載一卷儲氏華氏施氏遞事增輯穆續有采獲并羼入之遺山一家之業其存於今者約略備矣其爲遺山譔次年譜者有翁氏淩氏施氏三家翁施書皆有刻本淩氏成書

在翁施之先未梓行有序載校禮堂集中漢陽葉氏錄有副本幸得假鈔因並刻三譜集後各存其真不相攙和放汪立名長慶集并存新舊兩譜例也至近日坊肆有新刻遺山集本乃某太守從與書賈據華氏本刻之蘇州者舊缺御史張君墓表陽曲令周君墓表鄧州新倉記各半葉葉各三百餘字此本皆補完之微勞亦不可沒云道光三十年五月序

敬案師此文作於已酉四月文中雖稱庚戌四月云云及末題三十年五月實豫擬也又遺山新樂府師已續於劉寬夫太守處假得康熙間華氏刻本手校付梓未獲畢工今樣本僅存所假刻本不知歸何所矣癸丑正月劉燕庭方伯爲敬言家有汲古閣舊藏元板遺山集當有樂府許於病痊後檢出相假已竟

不獲如願是中統嚴氏本今尚有存
者謹識於此以俟續成師志者云

重刻吳才老韵補緣起

才老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北宋以來學者溺於憑虛弔詭之風實學不講久矣才老獨能不囿習俗奮然訂古音疑僞書爲後學闢榛莽啟涂先驅葢自才老後緜緜延延又五六百年至我
聖清而後亭林潛工相繼挺起盡才老未盡之業詩書古經昭然若日月復明也穆雅好顧閻之學嘗爲兩先生撰次年譜以明祈嚮旣念椎輪大輅才老翼經之功不在毛公伏生下惜乎好其學者寡書禆傳詩補音旣久佚不傳

韵補雖有刻本而荒蕪潦艸未愜雅觀老友河間苗先路篤志顧學慕才老之書歎未獲見歲丁未秋始從道州何子貞太史假得之鍵戶謝客手自繕錄寢食俱廢穆閒而嚌曰先路之好亦余之夙好也曷卽刻入楊氏叢書以廣其傳乎子貞因爲援借各家刻本寫本及大興劉侍御所藏汲古閣景宋本大抵譌謬踵仍各家本毛本皆不足據誤亦略同幸才老所引之書今日十九俱在精意讎對尚非難事据明陳鳳梧序正德閒道州何方伯天衢嘗刻於河南未知卽世所行刻本否方伯爲子貞族祖今此書之刻其耑題又適自子貞發之斯文靈旣萃於一宗曠世不

[illegible]亦一奇也書後附入亭林韵補正及謝氏小學韵補攷
[illegible]完一家之學刻既竣先路大喜曰不意垂老猶及見韵
補精本死不恨矣摹印數十袟細載歸河間從此几案閒
音學五書外又增韵補一種樂何如也道光二十八年五
月日長至題

書蒙古源流後

此書但詳順帝以下汗之子孫而太祖諸弟子孫不及也
汗之子孫亦但詳汗及鄂爾多斯巴爾斯博囉特二支而
達延汗其餘諸子不及也其中寫之最詳者爲阿勒坦汗
及庫圖克圖徹辰鴻台吉二人而餘人亦不及也然汗之

傳位世系則已較然明白鄂爾多斯之所以獨詳者以汗卽卒於八白室前鄂爾多斯則爲汗守禦八白室之人也然攷明史韃靼傳其爲邊患甚者大約亦不過此三支其東部炒花則太祖諸弟子孫所謂土蠻則又達延汗諸孫之南徙近邊今爲內札薩克敖漢奈曼巴林札魯特克什克騰烏珠穆沁浩齊特蘇尼特諸部是也明人治邊尚不及之才至於紀載源流審正名字則硃帥帥如達賚遜之爲打來孫庫圖克圖汗之爲虎墩兔王子猶不過譯字之變不爲謬舛最可笑者巴爾斯博囉特之爲必里克爲鄂爾多斯濟農濟農職名也明人譯濟農曰吉囊不爲失也乃

不以爲官號而以爲人名及密必里克之子嗣爲濟農以爲不應父子同名則曰吉囊子吉能亦可謂不考之甚矣今據此書表出而後明史言蒙古事者乃略皆可讀暇當更爲大事表以著其剿撫之略而有明一代蒙古事乃可攷云

校正元聖武親征錄序

元聖武親征錄予始見於徐星伯太守處相傳爲錢竹汀宮詹藏本輾轉鈔得者繼又借得翁正三侍郎家藏本予乃鈔存徐本而以翁本校之點勘一過其書久無讀者收藏家付之鈔胥聽其譌謬如行荆棘中時時牽衣絓肘又

如捫蘇讀斷碑上下文義相綴屬者可一二數以屬友人觀之不終篇輒棄去不顧顧船獨爲其難取而詳校之嘗自言一字一句有疑十日思之不置每隔旬餘輒以校本見示加籤證數十條越數旬又如之其始就原本題記行間眉上字如蠅頭蓋十得其五六繼復黏綴稿艸鉛黃錯襍迺十得其七八近則補正益多手自迻曆一再讀之令人開豁較之原本廓清之功比於武事矣昔太史公纂述藏之名山極鄭重也而所望於後世者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之人蓋天下文人多學人少不得學人則著述之事幾乎息矣如顧船之所爲豈非史公之所願見而不可得

者哉固非徒是書資其攷證也

蒙古游牧記自序

我

皇清受

天眷命統一天下薄海內外悉主悉臣治道之隆登三咸五而北戴斗極西届日所入廓疆畛三萬餘里靡不服屬奔走禮樂朝會賦役法制條教號令比於內地盛矣哉古未嘗有也然內地各行省府廳州縣皆有志乘所以辨方紀事考古鏡今至於　本朝新闢之土東則有吉林卜魁西則有金川衛藏南則有臺灣澎湖莫不各有纂述以明

封畛而彰

盛烈獨內外蒙古隸版圖且二百餘載而未有專書

欽定一統志會典雖亦兼及藩部而卷帙重大流傳匪易

學古之士尙多懵其方隅疲於考索此穆蒙古游牧記所

爲作也蒙古以畜牧爲業不常厥居且譯語多岐無從考

證地理家紀載闕如職是之故不知史稱匈奴隨逐水艸

然各有分地居東方者直上谷以東居西方者直上郡以

西而單于庭直代雲中此即今四十九旗所居之地可知

北方部落大小相維略如郡縣之制自昔已然　本朝因

而區畫之一　命之吏必請於朝一石之粟必輸於官疆理

之法盡美盡善由是臣喀爾喀平準噶爾降杜爾伯特來
土爾扈特城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以莅治之
北守庫倫西守伊犂以控制之形勢既得中外永安用以
緜億萬年無疆之
盛治周官重體國經野孟子言行仁政必自經界始豈不
諒哉今之所述因其部落而分紀之首敘封爵功勳尊
寵命也繼陳山川城堡志形勝也終言會盟貢道貴朝宗
也詳於四至八到以及前代建置所以綴古通今稽史籍
明邊防成一家之言也致力十年稿艸屢易凡
國家豐
功偉烈見於方略諸書者罔不敬錄而闡揚之其近年興

建則又詢諸典屬訪諸樞垣以蘄精詳而備討論閱者手此一編亦足以仰窺
聖神功化之萬一矣昔吾鄉祁鶴皋先生著有藩部要略一書穆會豫儺校之役其書詳於事實而略於方域茲編或可相輔而行異時爲輿地之學者儻亦有取於斯也夫

魏延昌地形志自序

魏收書初出卽重爲世所訶厲其地形志近代始稍稍攻之然特議其䋄籍不斷自太和雍泰郡縣多所脫漏而已至於志之巨謬及收之本恉未有顯言者也攷拓跋氏肇基恒朔遷鼎洛陽兩地宏規最宜賅備此如須周京者知

稱豐鎬必溯邠岐美漢業者既尊三輔敢略沛豐龍興虎視根本重地未可率爾也乃收志司州洛尹分析畸零盛樂平城全歸寄治數典忘祖悖孰甚焉而其本恉則正以貢諛東魏張貢諛高齊之本首鄴孝靜都也次定次冀甸服也以形勢論卽應西敘顛洛東條兖濟乃橫厠幷州於其閒者晉陽高歡之行臺也觀太原君晉陽注下特書曰出帝永熙中霸朝置大丞相府武定初齊獻武王止置晉陽宮自古地家無此變例然而收之本恉顯然明白矣且收雖云據永熙綰籍而分併建革一以天平元象興和武定爲限則收是志純乎東魏之志而已武定六年魏遣兵

略江淮取梁二十三州七年取梁靑州及山陽郡淮陰越一年而高洋篡魏此收志前二卷所以始於魏尹終於沿邊新附諸州也其弟三卷雍秦以下諸州地入西魏不關於高遂挩失蹐駮不可閱斆徒以書綜全魏不得不旁及關西聊充卷袟爾杜君卿曰魏收史所載州郡是東魏靜帝武定中其時洛陽以西及關中梁益之地悉屬西魏收猶總而編之穆初讀水經注卽謀博徵典籍撰爲義疏黔俞君理初敎之曰是當先治地形志取而讀之苦其蕪亂大興徐丈星伯嘗敂以收志分卷之由亦茫無以對畢心鉤稽退寫爲圖圖成始悅然曰此非北魏之志也而自來談拓跋疆域者率以是志斠其里到遇有收所失載之

郡縣若建陽長松之類輒以爲後人羼亂僨矣於是更事排纂勒爲此志建置斷自延昌者按初學記引括地志云魏孝文帝都洛陽開拓土宇明帝熙平元年凡州四十六鎭十二郡國二百八十九矣熙平者延昌四年之後一年通鑑梁天監十年下云是時梁之境內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是後州名浸多廢置離合不可勝紀語本隋書地理志敘魏朝亦然梁天監十年者魏之永平四年延昌改元之前一年也豈不以孝文奠宅京之烈宣武撫全盛之業元魏疆里斯其極哉熙平以後增改頗多孝昌之際淪亡遂甚仍一一附見條下俾一朝沿革有所考焉而盛

衰之感繫於此矣恒代以北晉末棄諸荒徼郡縣不立魏設重鎭制之士馬騰强所由盛也孝明改鎭爲州易都將以刺史漸用儕弱國遂不支尤一代廢興所關故臚敘特詳以示鑒戒之義三代以來山川古蹟班馬兩志甄錄已多收書或繁或嗇絕無條理今亦不復盜襲前修以炫耳目而古籍遺文有涉及魏事者則畢加搜討不惜覶縷典實既陳隘塞備具亦攷古所必資矣晉自永嘉以後羣胡襍族版蕩中原凡五代十六國攻守戰伐之蹟皆魏人席卷之先驅而晉隋地志紀載缺如援以漢詳秦制之例亦此志所應薈萃也隋志通典元和志寰宇記通鑑注株引

既多差互不免必鑿然有徵始用據補餘並附存案語以竢達者不敢臆決也又此志雖以魏事為本鄙意則并欲為世之讀酈注者通其徑術故凡中尉所條列每不憚其詞之煩西北陂塘堰澤尤有心經世者討論所必先茲并攷其興廢及現今情形庶後來者有所取法焉昔沈約敘宋州郡志曰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厤不筭尋校推求未易精悉夫由今日訂延昌之籍視休文撰大明之書去古彌遠難應倍蓰尋校無憑剟云精悉然以刊收志之謬補魏書之闕或亦談拓跋疆域者所

不厭云爾道光二十一年重光赤奮若孟陬良日譔

題詞

鏡鏡詅癡題詞

乙未冬初晤浣香於銀灣客館從之學算圍鑪溫酒無夕

或閒一日夜深月上出自製遠鏡相與窺月中皆眣黑點

四散作浮萍狀懽呼叫絕浣香因爲說遠鏡之理旁喻曲

證亹亹不竭次日復手是書見示穆讀而意之以爲聞所

未聞倩胥錄副藏之篋衍逮丑寅之交海孽鴟張或頗詫

其善以遠鏡立船桅上測內地虛實惜無能出一技與之

敵者穆因從臾當事延浣香幕中以所錄副本爲券當事

既不甚措意未幾撫局大定議亦遂寢甲辰春浣香復來京師甓石楊君墨林耳其高名禮請爲季弟子言師兼謀刻所箸論筭各種穆日是無宜先於鏡鏡詅癡者因稍爲畫定體例附火輪船圖說於後嘗念天下何者謂之奇才實學即奇才也一藝之微不殫數十年之講求則不精靡能刻楮各從所好精神有汞有不汞而傳世之久暫視之浣香雅善製器而測天之儀脈水之車尤切民用今老矣有能奇其才者乃知所學之適用也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秋八月朔日題

元朝祕史譯文鈔本題詞

永樂大典十二先元字韻中載元朝祕史一部八冊十五卷不詳譔人名氏其卷次亦大典約爲區分本書蓋都爲一秩也每段前列蒙古語附以譯文此所鈔者其譯文也外閒更無傳本錢竹汀詹事元史氏族表首所列蒙古諸姓全據此書而不箸書名聞徐文星伯云程春廬京丞曾手錄一通於所箸元史西北地理攷中屢引之今地理攷爲人竊去所鈔祕史亦遂不可蹤蹟穆於辛丑之秋幸緣守藏吏獲覩寶笈爰假寓功臣館迻寫數種以出祕史亦其一云

亭林年譜題詞

謹案　本朝學業之盛亭林先生實牖啟之而洞古今明治要學識該貫卒亦無能及先生之大者聞儀徵阮相國桐城胡雒君虔嘗爲先生撰次年譜惜未之見大興徐先生松鈎稽詩文集依年排纂寫有定本屬爲釐正會何太史紹基自金陵來攜有上元車明經守謙號秋舲所輯譜互用勘校車氏差詳蓋車本之崑山吳廣文映奎號銀帆而吳又本之先生嗣子衍生也道光二十三年穆與太史拹議匄貲爲先生建祠堂於京師慈仁寺西偏旣考太史謂穆曰先生蹤蹟甚奇學者或不盡知子盍比而敘之以詒後進乎爰綜兩譜之異同傅以各書所祀語務求詳事期覈

實世之景行先生者尚其有考於斯歲在昭陽單閼五月朔日識敬案此篇據先生校改本錄存與刻本小異

潛邱年譜題詞

癸卯夏穆改訂亭林年譜既卒業念國朝儒學亭林之大潛邱之精皆無倫比而潛邱尤北方學者之大師因取杭大宗錢曉徵所爲傳及劄記疏證諸書排次歲月爲潛邱年譜將以詒吾鄉後進興起其嚮學之心討論月餘稿艸粗具是年秋南游江淮過山陽訪丁儉卿舍人訊以潛邱遺事儉卿出所著山陽詩徵柘塘脞錄見示頗多采獲漢陽劉茮雲學正見之爲修改十餘條葉潤臣舍人好爲

詩凡　國初人集有與潛邱相涉者輒來相告增補加密矣洎交光澤何願船比部復以此譜相諉願船爲析疑彌鏬又不下數十事於是壽陽祁尚書嘉其用力之勤欲遂壘諸版與顧譜並行憶戊戌冬襄校淮安見閻氏之應試者今尚多有遺容志傳必世守焉不可當吾世而失之也屬同年何子貞編修致書學使者張筱浦侍郎行文淮安學官向閻氏後人索之越數月得學使復書則復申所撰行述

世宗憲皇帝祭文輓詩巋然俱在意潛邱之靈實默相焉爲之意愜者累日爰與願船更事討論密又加密蓋自掛

始以迄今日凡五易稿而後寫定此本雖罣漏仍不免然於潛邱束身力學之大綱約略具矣學者儻循潛邱讀書之法研證經史勉成實學而不蹈標榜聲譽苟簡自封之習是則區區舉似前賢之微意也夫整比再三勉徇尙書之意付之梓人因述其緣起如此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識

補遺

王會篇箋釋序

周書爲百篇之餘著錄於子駿七略孟堅藝文志非出於汲冢而讀者多憒其源流至王會一篇紀成周之盛名物

制度足補墳典邱索之闕自許鄭注經皆所援引尤可寶重願船比部精心孶聚博稽詳校成箋釋一書觀者咸服其賅博精深擬諸裴氏之注三國酈氏之注水經而余謂其過人處在於訓詁地理二端尤爲得未曾有蓋先秦古籍深奧難通願船能疏通而證明之如鞟豹之義足補沒長元唐之訓足匡司農邛邛距虛之爲二獸足糾景純豁然若晦之見燎釋然若冰之方泮其它毌穿經術宏益良多定宇召弓有所不逮至若禹貢方域春秋地名古人所稱絕學而商周國名曠無攷證路史之流患在無稽不足依據願船獨能一一求其所在不爲鑿空之談如匽陽西

申規規禹氏之類每樹一誼堅確不移使讀史者上下千秋縱横萬里可以燭照數計不誠爲稽古之快事哉昔閻潛邱精攷證之學嘗云讀書必尋源頭手一書至檢數十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爲眩而潛邱精神涌溢眼爛如電其所著述屹如長城堅不可攻故杜于皇贈閻詩有云不貴子博覽貴子兼確識吾子必自愛如子實難得余曩謂斯語非潛邱不足當之亦非于皇不能言之至今日可轉爲顧船贈矣因題於簡耑以志忻慕時戊申二月望日

肩齋文集卷三

受業歙縣徐景軾校字